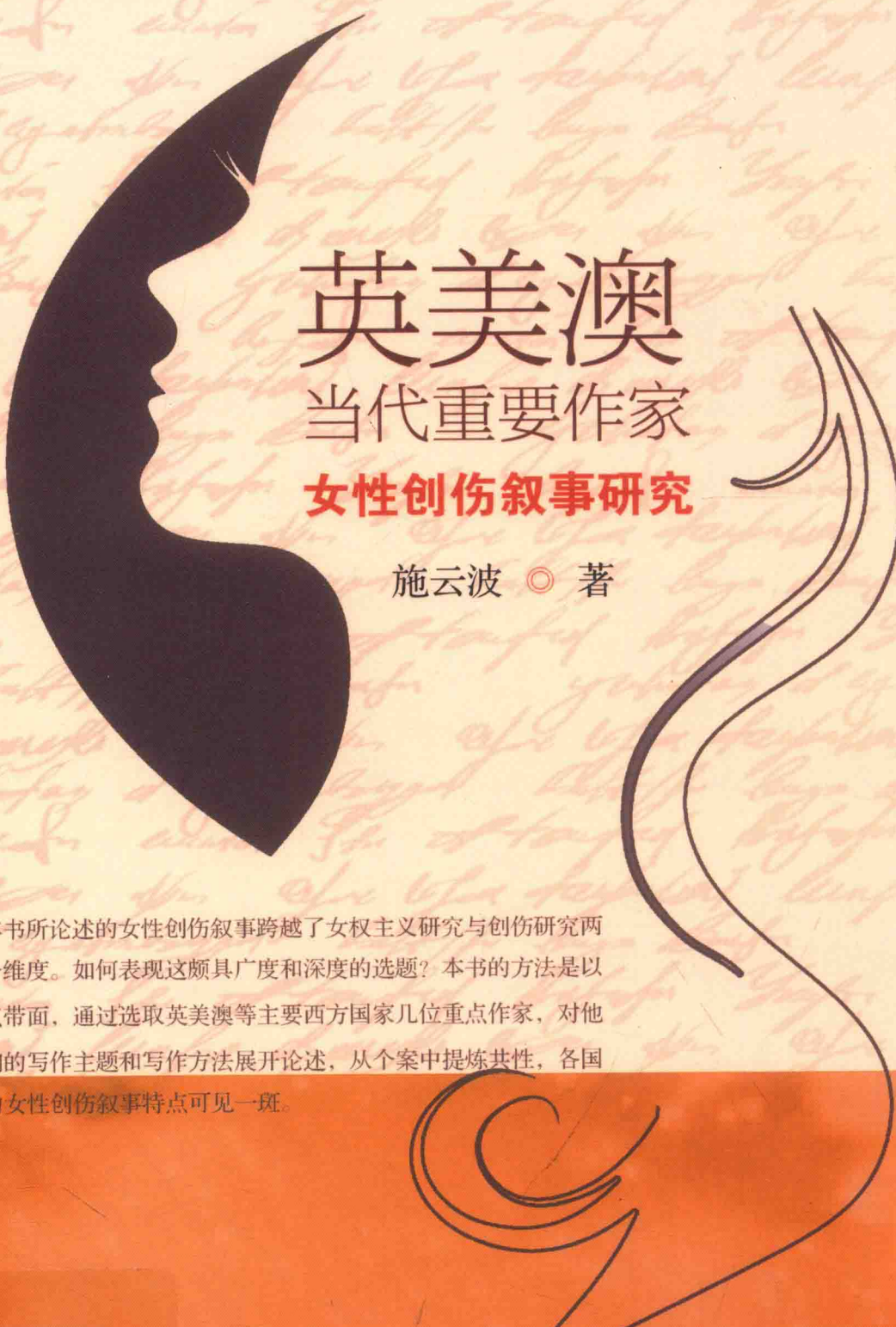




英美澳

当代重要作家

女性创伤叙事研究

施云波 著

本书所论述的女性创伤叙事跨越了女权主义研究与创伤研究两个维度。如何表现这颇具广度和深度的选题？本书的方法是以点带面，通过选取英美澳等主要西方国家几位重点作家，对他们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方法展开论述，从个案中提炼共性，各国的女性创伤叙事特点可见一斑。

英美澳

当代英语作家

王竹君 陈国球 编

第二版

本书是《英美澳当代英语作家》系列的第一本，也是该系列中唯一的一本。本书是《英美澳当代英语作家》系列的第一本，也是该系列中唯一的一本。本书是《英美澳当代英语作家》系列的第一本，也是该系列中唯一的一本。

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 女性创伤叙事研究

施云波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容提要

本书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叙述女性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创伤。它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主体,也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客体。英美澳等国的女性创伤叙事在各自的书写对象和特征之上,以一种不诉诸眼泪的、间接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更深入地表现创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研究 / 施云波

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41-7488-0

I. ①英… II. ①施… III. ①女作家—文学研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1507号

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研究

著 者	施云波	责任编辑	刘 坚
电 话	(025)83793329/83790577(传真)	电子邮箱	liu-jian@seu.edu.cn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 编	210096
销售电话	(025)83794561/83794174/83794121/83795801/83792174 83795802/57711295(传真)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字 数	245千字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488-0		
定 价	38.00元		

* 未经许可,本书内文字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演绎,违者必究。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前言

创伤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它源自于希腊语,一开始是个病理的概念,意思为“刺破或撕裂的皮肤”,后引申为精神伤痛的感觉。人类从有自我意识之日起就充满了创伤。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会感到人生的悲剧,这就是佛教教义中的苦谛之说。宗教能够为人类带来短暂的慰藉,但人类终须自己面对这个充满创伤的世界。洪水、瘟疫、饥荒等生态灾难一次次侵袭,给人类文明留下了创伤的记忆,战争、种族灭绝等人类的自相残杀更是加剧了这种创伤。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帝国在全球拓殖和移民,一部殖民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其中,女性的眼泪占了很大比例。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多起地方冲突更是给人们心灵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这其中,以“二战”最为惨烈。由于性别上的弱势,这种现代性暴力的创伤给女性带来的伤痛尤甚。

本书的主题——女性创伤叙事,是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叙述女性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创伤。它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主体即如多丽丝·莱辛等女作家的书写,也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客体,如男作家对女性悲剧的书写。女性创伤叙事随着近代女权主义的发展而兴起,与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广大沉默的女性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近年来随着性别研究的不断深入,女性创伤叙事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展。它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势头。玛丽·伊格尔顿就认为女权主义理论更适合被用作复数,即复数的女权主义(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现象表明了女权主义学术界对差异性的强调。女性创伤叙事作为女权主义研究与创伤研究的理论结合,更呈现出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特点。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创伤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创伤在“一战”后就被弗洛伊德引入精神分析,但创伤理论作为一种批评思想的兴起,则源于美国的两大历史事件:一是 1980 年,在越战老兵长期抗争的压力下,美国心理学会正式将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一种医学疾病纳入诊断规范,这使创伤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二是耶鲁大学自 1981 年开始,组建了一个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档案库,其成员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杜里·劳伯(Dori Laub)、哈特曼(G. Hartman)、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纷纷出版专著,形成了耶鲁学派,其中卡鲁斯主持编写的《创伤:探索记忆》(*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等著作堪称其中的经典。近年来,“9·11”等大型恐袭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创伤,引发了关于人性的深层思考,与此同时,包括移民在内的少数族裔争取民权运动的发展,揭开了边缘群体的血泪史,更推动了大量女性创伤文学作品的问世。拉卡普拉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的前言中总结道:“创伤研究占据了当今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视线……整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文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创伤性的。”(LaCapra, 2001: 1)

本书所论述的女性创伤叙事跨越了女权主义研究与创伤研究两个维度。如何表现这颇具广度和深度的选题?本书的方法是以点带面,通过选取英美澳等主要西方国家几位重点作家,对他们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方法展开论述,从个案中提炼共性,各国的女性创伤叙事特点可见一斑。

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英美澳等主要西方国家女性创伤叙事有着各自的书写对象和特征,不能一概而论。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自身的主体性处于危机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早期的非洲书写描写了白人女性在非洲大地精神与肉体的毁灭,堪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相媲美。莱辛中后期的书写描写了英国“二战”后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文化运动,女性看似获得了自由,实际上却依然被看不见的绳索束缚。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黑人民权运动是其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点,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刻画南方贵族白人女性无法适应社会南北战争后的沧桑剧变,一步步走向自闭和精神

分裂。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描写了黑奴制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以幽灵的方式不断纠缠着黑人女性。澳大利亚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18世纪白人流放犯对土著的杀戮,“二战”中被日本侵略,战后美国好莱坞商业消费文化的强势植入都在其民族性格中印上伤痕。伊丽莎白·乔利的《井》中老小姐既被好莱坞商业消费文化步步紧逼,又担心土著从某个不知名的土路上冒出来偷走她的财富。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拉纳根的《单手掌声》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关于“二战”的创伤书写,表现东南欧女性移民的伤痛,试图在纯客观的史学记载和新历史主义的纯主观建构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即用后现代文学的语言反映客观的历史创伤。这些作家的写作都带有其时代的特征,读者也可以从这几位英美澳当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中看到一个时代的背影。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聚焦诺奖女作家莱辛的非洲叙事。莱辛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作家,她取材于早期非洲生活的短篇小说《草原日出》有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端倪。《野草在歌唱》则致力于刻画农村白人女性的创伤,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本书第二章为莱辛的欧洲叙事,《金色笔记》中不自由的城市“自由女性”展示了“自由女性”既不可能在农村出现,也不可能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出现。对《金色笔记》的研究争论主要集中在小说独特的网状结构上,这正是莱辛多维写作风格的写照。第三章是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展示了南方贵族女性在南北战争后的形单影只;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以阿曼达母女为主要描写对象,对南方女性在城市贫民窟中的挣扎刻画入木三分;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描写了黑奴制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创伤,这种绝望使母亲塞丝变成了黑色的美狄亚。第四章为澳大利亚女性创伤叙事,以伊丽莎白·乔利的《井》为研究对象,分析澳大利亚社会上层、下层和土著女性的创伤,并对《井》中的女性创伤进行东方主义解读。第五章将“二战”女性创伤叙事单列一章,因为“二战”是20世纪最为惨烈的战争,给女性的心灵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从家族创伤出发,聚焦《单手掌声》中的移民之痛,将创伤的发展分为规避、展演和不确定的平复三个阶段。本书希冀通过对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研究,将创伤理论应用到现实的文本分析,探讨作品背后的家国变迁和人文关怀,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女性创伤叙事进行建设性研究。



最后,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对创伤表达方式的探讨。创伤可否表达,又该如何表达?这是横亘在女性创伤叙事面前的难题。由于突然爆发的剧烈事件“打破了人们原有的文化意义框架”,由“东鳞西爪的记忆碎片”所组成的创伤记忆“无法构成认知”,因此,“受创者内心一直携带着一段难以言传、无法面对的历史,或者说,受创者自身已成为一段他们完全无力把握的历史症候”(Caruth,1995:16)。创伤造成了主体思维的断裂,创伤的存在与缺席处于矛盾中,它要求被表现,但被表现时又不断逃脱。如何说出不可言说之事?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分析了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之后认为现代主义文学遇到的最大危机便是表达危机。这种表述困难诚然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如出于政治目的,社会不给土著、流放犯和战俘发声的机会,也是由创伤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正是要“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本书尝试聚焦于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并探讨如何通过“零度写作”、“复调”、“碎片化叙事”、“不确定叙事”等多种后现代写作手法,以一种不诉诸眼泪的、更高层次的哲学观照创造一种历历在目的情境,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更精确地靠近创伤,使得无法言喻的感情与思想能够得以重现。

目
录

第一章 诺奖女作家莱辛的非洲叙事 1

第一节 多丽丝·莱辛的研究综述/3

第二节 《草原日出》中的生态女性主义/11

第三节 《野草在歌唱》中农村白人女性的创伤/21

第二章 诺奖女作家莱辛的欧洲叙事 33

第一节 《金色笔记》的研究争论/36

第二节 《金色笔记》中不自由的城市“自由女性”/38

第三节 多丽丝·莱辛的多维写作风格/45

第三章 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 71

第一节 “南方淑女”神话的破灭:绝望的玫瑰爱米丽/76

第二节 城市贫民窟中的玻璃动物园:阿曼达一家/91

第三节 黑人女性的种族创伤:黑色美狄亚塞丝/108

■ 第四章 澳大利亚女性创伤叙事	123
第一节 澳大利亚移民文学概述/125	
第二节 伊丽莎白·乔利《井》中的创伤/132	
第三节 《井》中女性创伤的东方主义解读/142	
■ 第五章 “二战”女性创伤叙事——《单手掌声》中的移民之痛 ...	145
第一节 弗拉纳根的家族创伤/147	
第二节 碎片化叙事中“二战”创伤的规避/153	
第三节 多重创伤的展演/161	
第四节 “二战”创伤不确定的平复/170	
参考文献	183

第一章

诺奖女作家莱辛的非洲叙事



第一节 多丽丝·莱辛的研究综述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英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奖、毛姆文学奖等几十项文学大奖收入囊中,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莱辛笔名简·萨默斯,别号CH、OBE,出生在伊朗西部克曼沙。莱辛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国人。在莱辛5岁的时候,她父亲带着妻儿移居到南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的一个农场工作。向往田园生活的父亲将农场设想得过于浪漫,但现实却远非如此,漂洋过海之后莱辛的父母在当地依然是穷苦白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但给父母挫败感的农场却是年幼的莱辛幻想的家园,她的第一部成名作——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就是以这段童年的经历为背景。在学校里,多丽丝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孩,她整日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学业并无多大起色。困窘的家境加上眼疾使莱辛16岁开始独自谋生,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等。当时的世界,“二战”的阴影正在逼近,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莱辛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但又因对战后的俄国失望而退党。与政治的动荡相对应的是女作家莱辛个人生活的动荡。1939年,莱辛和法兰克·惠斯顿缔结第一次婚姻,生了一儿一女,这段婚姻维持了4年。1945年,她与德国共产党人戈特弗利·莱辛结婚,生下儿子彼德,莱辛的姓也来源于此,但两人的婚姻关系也只是维持了4年。1949年,离婚后的莱辛携幼子移居英国,当时莱辛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这就是后来的《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1950)。



即使早期在非洲的艰苦生活中,莱辛仍然没有放弃文学的追求,她十分崇拜19世纪的小说大师如狄更斯、吉卜林、司汤达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大师们的作品陪伴她度过了在非洲的动荡岁月,成为莱辛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为她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莱辛的第一部作品《野草在歌唱》于1950年出版,它以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题材,侧重心理刻画,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这与战后反殖民运动浪潮相契合,题材上也迎合了英国主流社会对“黑非洲”的猎奇心理,莱辛高超的写作技巧又使这部小说极具可读性,《野草在歌唱》使莱辛一举成名。此后莱辛陆续发表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1951)、《短篇小说五篇》(*Five Short Stories*, 1953)、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 Series*, 1952)、《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 1962)、《特别的猫》(*Particularly Cats*, 1967)、《简述地狱之行》(*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 1971)、《黑暗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 1973)、《幸存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Survivor*, 1974)、《希卡斯塔》(*Shikasta*, 1979)、《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The Marriages Between Zones Three, Four and Five*, 1980)、《天狼星试验》(*The Sirian Experiments*, 1980)、《第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for Planet 8*, 1982)、《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 1988)、《又来了,爱情》(*Love, Again*, 1996)、《猫语录:大帅猫的晚年》(*The Old Age of El Magnifico*, 2000)。

但莱辛公认的代表作是她1962年完成的《金色笔记》,这部小说奠定了她在西方文坛的地位,使莱辛与伍尔芙并称英国文坛双子星座,并数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最终于20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获奖时最年长的女性诺贝尔获奖者。此外她是第34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在文学奖上则是第11位。2007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英国女作家并说出以下颁奖辞:“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用怀疑主义、才华激情和预言的力量来审视被割裂的文明”。此时莱辛已经88岁,经过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对功名等身外之物早已看淡。所以,当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新闻主编亚当·史密斯打电话采访莱辛,询问她对于颁奖辞



有何感想,莱辛回答道:“您瞧,我真不明白当他们写评语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面对着令人吃惊的一大堆五花八门作品,要确切地加以概括,是相当困难的,您想是吗?”可见莱辛本人对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并不十分认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莱辛创作风格多变,拒绝为自己的作品贴上任何标签。尽管《金色笔记》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莱辛却拒绝人们加给她“女权主义者”的称号;尽管她一再呼唤作家的道德和良知,莱辛却不愿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头衔,因为,事实上,莱辛一直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对生命进行整体理解和关怀的哲学基点上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也从未把自己限定在哪个风格之上。

1993年5月,时年75岁的莱辛开始了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访华。从5月2日到15日,莱辛先后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和广州四个城市。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英国文学研究中心,莱辛应邀以文化交流为题发表讲话。作为白人,莱辛勇敢地指出:东西方文化交流要有所选择,取长补短,不要盲目跟风。如今在西方出现了一代“文明的野蛮人”。这体现了莱辛在第一部作品中就现出端倪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即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西方(白人)绝不应该凌驾在东方(有色人种)之上,构建平等互助、相互交流的东西方文化对双方大有裨益。莱辛坚持这一立场,直到生命的尽头。2013年11月17日,英国女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去世,享年94岁。她的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宣布,多丽丝·莱辛于周日凌晨平静地离世。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她的家属并未透露她去世的原因。“多丽丝·莱辛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一,”哈珀·柯林斯公司英国负责人查理·雷德梅因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作家,有智慧,有热情,为了自己的信仰敢于战斗。”

莱辛笔耕五十多年,是位多产作家,花样层出不穷。就写作手法来看,莱辛创作前期多为现实主义,如《野草在歌唱》;莱辛创作的中期转向心理分析和苏菲主义迷思,更有晚期的“内太空”探索——她执拗地给予这个称呼,而不愿意称之为“科幻小说”。就写作主题来看,莱辛既写原始殖民地的血与火,也写欧洲文明高度发达以后的空虚;既写成人复杂而多变的阴暗内心,也写儿童的丑陋与野蛮;既写人的生存处境,也写动物(尤其是猫)的生存境遇。莱辛对猫有着执著的偏爱,可能这种遗世独立、桀骜不驯的动物最能与莱辛产生共鸣。总之,莱辛创作风格独特多



变,思想深邃,观点锐利,见解新颖,极具创造力。体裁上,除了长篇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剧本、短篇小说等。2008年,她在《泰晤士报》“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排行榜上列第五位。

莱辛小说的主题和风格,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大多为早期的作品,以非洲殖民地生活为背景,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为题材,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包括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短篇小说《非洲故事集之一:这是老酋长的国度》《短篇小说五篇》《非洲故事集之二:阳光洒在他们脚下》以及散文集《回家》等。其中《野草在歌唱》最为著名。该小说从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社会事件中得到灵感,侧重刻画女主人公渴望摆脱种族歧视,与黑人男仆相爱,但又无法逾越那条鸿沟的矛盾心理,从微观上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因为莱辛在小说中表现了黑人男仆与白人女主人的禁忌之恋,引起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恼怒,南非白人政权自1956年起,便禁止莱辛前往南非地区。一直到1995年白人政权倒台以后,她才得以重访南非,中间相隔了40年。

第二类的作品大多为莱辛回到英国所作,此时的莱辛在伦敦过着都市现代女性的生活,小说以现代妇女所面临的困境为题材,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先锋实验,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此类作品包括著名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问鼎诺奖的《金色笔记》以及表现中老年家庭主妇无所适从的困境的《黑暗前的夏天》。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莱辛小说的女主人公多为独立的女人,要么是离异的单身女人,要么是在婚姻中与丈夫貌合神离的女人。在莱辛的笔下,现代女性并没有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而获得解放,反而更加脆弱,因为失去了传统和家庭的保护,现代女性直接暴露在男权社会的“凝视”下,男人在抛弃了这些“风骚娘们”后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认为是各取所需,留下女人独自品尝着爱的苦果。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第二性》中认为:女人应该主动去拥抱,而不是等着被拥抱。莱辛的《金色笔记》可以看作是对《第二性》的一个反思甚至是反讽。因为小说中主动去拥抱的女人最终一无所有,还留下了“荡妇”的恶名。诺贝尔文学奖把莱辛看作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先锋战士,可这对于莱辛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莱辛本人说过:“我在六十年代不是一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从来

不是。我从来不喜欢女权运动,因为我认为这项运动的基础太意识形态化。”莱辛似乎并不太乐意被定型为“女权主义作家”,或者说她更愿意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理论的角度。

莱辛的第三类作品大都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形式是一般严肃文学不常用的科幻小说,但莱辛坚持称它们为“太空小说”或“内太空”小说。莱辛是用寓言、幻想等形式来探讨严肃文学的主题,显示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预言世界的未来。第三类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简述地狱之行》《幸存者的回忆》,系列小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等。莱辛后期还深受“苏菲派”的影响,这是一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教派,产生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是以《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并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和外来的宗教思想而逐渐形成,提倡苦行禁欲为特征的个人修行方式,并认为修行者可以直接认识安拉,这一点与美国的超验主义颇有相似之处。莱辛在苏菲派的影响下,创作了《什卡斯塔》(1979年)、《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年)、《天狼星试验》(1981年)、《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年)等小说。

莱辛的“太空小说”是最为主流文学批评界所忽视的,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源于“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用怀疑主义、才华激情和预言的力量来审视被割裂的文明。”这主要还是第二类作品。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西方正典》(1994)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对莱辛的这类作品毫不客气,他曾对美联社记者说:“莱辛过去15年的作品不具可读性,是第四流科幻小说。”然而当时已经进入老年的莱辛并不因此退却,她认为她的“太空小说”或“内太空”小说从浪漫主义出发,探索超越理性与自我的领域,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探讨她的生命哲学,是对流动的世界和苏菲主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是超越现实表征世界的形而上的哲思。这是她引以为豪的创作,尽管她有可能像尼采那样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却依旧不改初衷。

莱辛的第四类作品很大一部分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与莱辛的第三类作品创作时间有重叠。这次莱辛又回到一开始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只是文风更为简洁,每部小说重点刻画一个社会现实问题,风格与题材十分多样。小说《简·索默斯日记》写独身妇女孤立无援的困境,这也是她个人经历的一部分。《好恐怖分子》写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斗争,甚至不惜被大众误认为是恐怖分子。